

凤栖梧

李燕 / 著

爱之深恨之切，
相爱容易相守难！

李燕最新古言力作

一次意外，
她跨越千年时光，
只因这里有他；
兜兜转转，满身伤痕，
她依旧坚守，
只为他的一次回眸。
怎样的刻骨铭心才能一夕白发，
怎样爱入骨髓才能只为他的
血脉而牺牲自我！





风栖梧桐

李燕 / 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栖梧桐/李燕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29-07721-1

I. ①凤…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4206 号

凤栖梧桐

FENGQI WUTONG

李 燕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罗玉平

责任校对:杨 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38.5 字数:70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721-1

定价:5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三卷 心似弓上弦

第26章	她要救他	2
第27章	三人同孕	14
第28章	孩子没了	26
第29章	唤回记忆	37
第30章	亲自喂药	51
第31章	守住宫门	63
第32章	饮避子药	73
第33章	尸体消失	85
第34章	一夜白头	96
第35章	御驾亲征.....	109
第36章	冒死相救.....	122
第37章	江山美人.....	135



第四卷 纵里千寻夜

第38章	强烈嫉妒	146
第39章	将计就计	158
第40章	一病不起	172
第41章	幸灾乐祸	183
第42章	钦点御医	196
第43章	而我必死	210
第44章	腹黑男人	221
第45章	苦涩温存	232
第46章	千寻下跪	244
第47章	良辰美景	257
第48章	曾经诅咒	267
第49章	与帝同尊	279
第50章	谁生谁死	291
第51章	有卿足矣	303

第三卷

心似弓上弦



第26章 她要救他

“千寻……”夜婉凝的心口沉沉一击，“你相信我好不好，那天真的是有人害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以为你们在楼上可能打起来了，所以我就马上上楼了，可是一进去我就……”

“你就看见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然后你们把酒言欢，然后你们互诉衷肠，然后……你们就情不自禁了？”他言语咄咄逼人。

夜婉凝拼命地摇头，上前一步她抓着他的手急道：“我那天真的被人打晕了，然后我不省人事，后来还是我哥哥把我叫醒的，之后就是你看见的情况，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你相信我好不好？”

“相信？若是朕再相信你，朕就是愚不可及，你也休想再用这么楚楚可怜的表情蒙骗朕！”他深恶痛绝地将她甩开。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她噙着泪抬眸问。

“那刚才的信又是怎么回事？”慕容千寻紧紧地握着拳心，指甲深深嵌入掌心，胸口强烈地起伏着，“你都做出这样的事情，朕若是再纵容你，那朕后宫中的女人岂不是都要有样学样了？”

他后宫中的女人？

夜婉凝的心感觉层层被撕裂，他怎么可以在不信任她的同时还要在她的心口撒盐？他明知道这是她不容触碰的底线，他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挑战？

可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后面的话。

“从现在起，凝妃禁足月凝宫，没有朕的允许不准任何人探视。”看着她难以置信的眼神，他沉着脸道，“你放心，朕会给你留两个狗奴才，既然他们这么忠心，就让他们跟着你受苦。从今天起，月凝宫的伙食一律按奴才的供给。”

夜婉凝的脸色一阵一阵地发白，她不相信他会这么对她，他怎么可以给了她海誓山盟却又这么对她？

直到慕容千寻的一行人离开了月凝宫，她才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而她的月凝宫便成了真正的冷宫。无论是以前的夜婉凝还是现在的夜婉凝，她们都逃不过住冷宫的命运。

感觉到手腕处传来的冰凉，夜婉凝低头看去，原来是仍在她手腕上的“凤镯”。

当初他许她的承诺，而后又说七夕立她为后，现在看来真是一个笑话。一切都成

了泡影,包括他对她的情。

入夜,有宫人送来饭菜,当那些饭菜摆在桌上的那一刻,依兰立刻哭了起来,张德贵紧蹙着眉心难受,就连小雪球都好似有所感觉窝在夜婉凝的怀中不敢胡闹。

夜婉凝扯了扯唇角道:“傻丫头,哭什么,现在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而已,我们又不是没有过现在的日子,刚来宫里还不是一样,我们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依兰捂着嘴哭个不停。那不一样,根本不一样,他们现在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她付出了一片痴心,可是到头来却得到了这般待遇,这怎么能一样?

夜婉凝低眸不语,桌子下的手紧紧地攥着,却怎么都找不到支撑点。

御书房

慕容千寻坐在龙椅上轻阖着双眸,浓眉紧锁头痛欲裂,这几日没有一夜能够安然入睡。

她说楚琴给她看了一封信,他让人查了静萧宫的每一个角落,可是丝毫没有那封信的踪影。而当时的隐卫只看到了楚琴和夜婉凝在凉亭之上,而后夜婉凝匆匆离开,脸色很难看,但是因为凉亭在高处,隐卫根本没有听到任何谈话内容。

他抱着一丝希望再去查,可是每次查下来的结果都是她急匆匆地跑去私会夜墨凝。就算是她被人设计出宫,她也不该和别的男人躺在一张床上,她不该这么做!

他对她百般宠溺,甚至要立她为后,她究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捏了捏眉心,头又开始胀痛。

胡林命人端来一盆冰块放在他身旁,小太监向慕容千寻轻轻扇着冰块上的凉风,一丝凉意让他缓缓睁开了双眸。

“皇上,今日天气闷热,所以奴才命人取来了冰块。”胡林低声说道。

他深吸了一口气后微微坐起身问:“有没有给凝妃……”说到这里,他立刻止住了接下去的话,胡林还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抿了抿唇打开奏折,而后冷哼一声,“好好看着她”。

胡林躬身道:“是。”

龙案上的手紧紧地握着,青筋根根突起,极为瘁人,御书房内静谧得落针可闻。

这样的慕容千寻他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一件事情让他震怒这么久,而且是雷霆之怒。试想之前他对馨妃,那也只是将她禁足,而后从来都是不管不问,哪像现在这样失魂落魄,恨得想杀人却又不忍杀。

月凝宫

夜婉凝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今夜不知为何如此闷热,不是说这里的天气要到八月份左右才会酷热需要避暑吗?现在才六月而已,却已热得人难以入睡。

依兰来到她的床边给她轻轻摇着扇子,可是她自己却已经满头是汗水,夜婉凝心



里终是心疼的，开口再次劝道：“还是去睡吧，这么热的天。”

依兰摇了摇头：“奴婢不热，奴婢给您扇风，娘娘睡了奴婢再去睡。”

夜婉凝实在是拗不过她，只好闭上眼睛让自己快点睡着，否则这丫头是要在这里站一夜了。

可是她刚闭上眼睛，寝殿外就传来声响，敲门声一声比一声大，丝毫不顾忌任何人，若是换成以前，哪里容得了他们这般放肆。

“是谁？”依兰拧了拧眉问。

门外是一个小太监的声音，语气十分不善：“奴才请娘娘立刻熄灯。”

夜婉凝心底也涌上了怒意：“本宫还没睡着，熄什么灯。”

小太监听她这么说也丝毫没有惧意：“娘娘，皇上刚才发话了，月凝宫的一切规矩都按照宫中最下等的奴才来执行，这个时候是不应该有烛火的，免得浪费了。”

握着薄被的手紧了紧，小太监的传话好似一刀划在她的心口。慕容千寻是要将她逼向绝境吗？

熄了烛火，小太监总算是离开了，她也终于感觉到什么叫虎落平阳被犬欺，若是她是以前的夜婉凝的性子该有多好，不计较什么，也就不会这么难受。

“依兰，你去睡吧，我想一个人静静。”她疲惫地朝她挥了挥手。

依兰心头一怔，百般滋味涌上心头，赤红着眼眸放下帐幔离开了她的寝殿。

一连几日，她的月凝宫里的菜一天不如一天，眼看着她翻身无望，宫人们也越来越放肆，放下饭菜都是重重地置在桌上，依兰和张德贵气得跟他们理论，谁知两个宫女冷嘲了几句后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月凝宫。

夜婉凝不愿把她们的话听进去，可是却无可奈何地刻在心头。她不是没听到打扫月凝宫的宫人说慕容千寻夜夜留宿倚夏宫和静萧宫，只是她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一切都只是慕容千寻来气她的，所以故意做样子给人看，好让那些宫人将话带到此处，可是为何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淌而下？

大殿之上，夜广庸呈上奏折苦苦相求，可是这段日子，几十道奏折都被慕容千寻一一驳回，想要让他放了夜墨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他给夜墨凝的罪名不是与他的嫔妃私通，而是说他盗取军情和赤焰国的长公主私通，在他微服出巡时被他撞见，长公主在争斗中逃脱，夜墨凝此罪难饶。

一旦安上这个罪名，还是天子亲自抓获，夜广庸即使是贵为丞相也无计可施。

他知道此事绝非这么简单，若是真的被他抓住，为何他一不审二不问就直接关入天牢？再怎么样也该交由刑部审问才是，可是当今皇帝若是要治一个人又岂会这么容易放了。他也想去天牢看望，可是最终还是没能如愿。与此同时夜婉凝又因冲撞当今圣上而被打入冷宫，如此一来更让夜广庸觉得此事更为棘手。

夜婉凝站在月凝宫的宫院内看着宫门口，揪着的心从未松懈，她似乎感觉自己此生若不能回去现代，则必将老死在这冷宫，而依兰和张德贵竟是跟着她度日如年。

不过说来奇怪，自从那一天之后，那两个冲撞她的宫女就没有再出现，而是换成了两个小太监，小太监虽然没有说些惹人生厌的话，可是问什么他们都不答，对此夜婉凝也没有放在心上。

天牢

夜墨凝一心记挂着夜婉凝，听说她被打入冷宫，所有的待遇都被降为最下等的宫人待遇，夜晚听见狱卒闲谈时还听说现在连宫女都会去欺负她，他的心就一直提着。

不行！他一定要出去！一定要想办法出去！他要去救她！

思及此，他突然走到门口大力地拍着铁栏栅，三个狱卒回头拧了拧眉，两个狱卒带着酒意摇摇晃晃过来语带轻佻地问道：“夜将军……有何吩咐啊？”

夜墨凝紧了紧眉，想要开口，却伸手捂着心口痛苦万分，狱卒本是犹豫，却见他突然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吓得他们的酒意醒了一半，慕容千寻曾交代他们，决不能让他死了，否则狱中所有的人都要陪葬。

两人急忙掏出钥匙开门进去，看着夜墨凝脸色苍白地倒在地上，其中一人急道：“我、我、我马上去叫太医。”

“好好好！快去……啊！”一声闷叫，两人双双倒地。

当他踏出牢房时，发现另一个狱卒已经不见了踪影，他来不及细想，立刻开始找走出天牢的路。这个天牢处处都是机关，可是他熟悉这里的一切，所以毫不费力地便逃了出去。

守天牢的侍卫被他从后点了睡穴，他一路避开宫人和巡夜的侍卫，借着明亮的月色找寻月凝宫的路。

他想要用轻功，可是刚才吐出那一口鲜血和平日里的酷刑已经让他不能再使出一丝内力，所以他只能不停地跑不停地奔向他想去的地方。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了。眼看着就要到月凝宫，夜墨凝的嘴角扬起了笑容。可是，那笑容立刻在一袭明黄出现在他眼前时僵住了。

“夜墨凝，你还想去哪儿？要不要朕送你去？”带着讥讽和让人不寒而栗的话语从慕容千寻口中缓缓吐出。

夜墨凝紧了紧拳，看着他身旁的狱卒，顿时明白了为何慕容千寻这么快就知道了他逃出了天牢。

被抓回天牢的夜墨凝被上了手铐和脚镣，看着他狼狈的模样，慕容千寻却仍没有一丝解气，站在他面前想要俯视着他的每一个神色变化，谁知在他脸上除了不甘便没有任何表情。





他双手负在身后冷冷说道：“以夜将军的深厚功力，这样的手铐脚镣应该是困不住的。”

夜墨凝抬眸对上他的视线，紧抿着唇等着他下一刻折磨。

看着他倔强的眼神，慕容千寻怒气更甚：“呵！还真是硬汉子，朕倒要看看，若是腿脚不便，你是不是会爬着离开这个天牢？来人！打断他的腿！”

胡林心头一颤。

打、打断？

听到这个命令，谁都不敢动手，再怎么，夜墨凝是镇国大将军，怎么可能断了他的腿。

见众人迟疑不前，慕容千寻一下子怒火上涌，厉眸一瞪怒斥：“今日他若双腿完好，明日朕就将你们碎尸万段！”

话音落下，他转身拂袖而去，尚未走出天牢，就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声响起，他紧了紧背后的手，眼底阴霾仍未散……

翌日，邹子谦匆匆赶来，说是例行给各宫的主子号平安脉，被守门的侍卫拦住后，他从袖中掏出两个大元宝给了他们，守冷宫的侍卫本来就没有这么多月俸，一看天降横财，便立刻欣喜地接受了。

夜婉凝看见邹子谦匆匆而来甚为不解，可是当他口中得知夜墨凝被慕容千寻生生打断了双腿时，整个人失去重心踉跄一步差点倒地。

“娘娘。”依兰和张德贵扶着她坐下，看着她苍白的脸色说不出的难受。

她只感觉浑身一阵又一阵地透凉，好似一下子掉入了冰窖，冷得她几乎窒息。

慕容千寻为何会变得这般残暴？夜墨凝是他的功臣啊，就因为被人设下的圈套，他就要让夜墨凝生不如死吗？

她忽然想到一句话：“慈不掌兵，情不立事”，果然他做到了，还做得那么绝。

银月上空

依兰急急跑到月凝宫的宫门口说凝妃病重要去请御医，虽然一开始侍卫有所阻挠，可是他们想到慕容千寻的特别交代，便只得放了行。

当邹子谦赶来时，两名侍卫立刻将他们拦住：“邹御医，为何带着医女前来？”

邹子谦不紧不慢地说道：“这凝妃娘娘腹中绞痛，就怕是男子不方便检查的病症，所以就带了一名医女来。”

两名侍卫听着也有理，便没有多加阻拦。

天牢内

当夜婉凝打扮成医女的样子随着邹子谦来到天牢时，看到满身是血、拖着两条残腿还被铐着手铐和脚镣的夜墨凝时，眼泪一瞬间涌出，差点就支撑不住晕过去。

狱卒没有将邹子谦拦下,是因为慕容千寻的命令让他医治,并非是出于仁慈,而是不想让夜墨凝这么快就死了。

夜婉凝低哑着嗓音凑到夜墨凝耳边低声唤着,伸手将他脸上的碎发拨开,依旧是那张俊颜,可是却苍白得像是一张白纸。

听到夜婉凝的声音,夜墨凝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张了张嘴梦呓出声:“凝儿……凝儿……”

夜婉凝的眼泪就像是断了线,不停地往下滴,直到流到了夜墨凝的脸上滑到他的嘴角,他尝到了咸涩的味道,这才缓缓睁开双眼,当他看见夜婉凝好好地出现在他眼前时,他有些难以置信:“我又是在做梦吗?凝儿……”

夜婉凝强忍着大哭的冲动,邹子谦将夜墨凝扶起,夜婉凝紧紧地将他抱在怀中,这个一心只有她,将她放在心尖上的男人,为了她竟是吃了这么多的苦,她该怎么办?怎样才能让他脱离这个如炼狱般的地方?

“哥哥,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她已泣不成声。

夜墨凝努力提上一口气抬手抚上她的面颊安慰:“傻丫头,说什么对不起,你又没有错。”

就因为这句话,夜婉凝哭得更凶。

邹子谦看到这样的景象心里也难受得很,可是他们两个当事人都处在悲痛之中,他就必须要清醒才行,上前一步他低声提醒:“娘娘,快抓紧时间吧,皇上时不时地都会过来,万一给皇上撞见就不好了。”

夜婉凝从悲痛中清醒过来,将全身无力的夜墨凝放倒后擦了擦眼泪安慰道:“哥哥,你别怕,我一定会帮你治好的,一定不会让你残废的。”

夜墨凝摇了摇头:“算了,你别安慰我了,快走吧,只要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夜婉凝的心感觉一阵阵揪紧,她几乎忘了如何呼吸,捏了捏他的手,她扯出一抹笑:“难道你连我都不信了吗?”

夜墨凝不再说什么,只是淡淡地笑着。

她也不再犹豫,伸手去捏了捏他的双腿,听到夜墨凝的闷哼,她知道她的动作一定会让他吃痛,毕竟是骨头刺进肉里,这种滋味只有痛过的人才知道。

忽然想到什么,她从腰间取出一瓶药来,从中倒出一颗药丸到掌心,当邹子谦看见那颗药丸时眼底闪过惊愕。

她将药捏在指尖对夜墨凝说道:“吃了它,否则等会儿会痛得你受不了,这颗药不仅可以缓解疼痛,还能……”她顿了顿后挤出一抹笑容道,“会让你快点好起来。”

夜墨凝不懂岐黄之术,但是夜婉凝给他吃他便吃了,而就因为他的极度信任,让夜婉凝一度怀疑自己之前似乎爱错了人,若是慕容千寻能像夜墨凝这么信她该有多好。





见他服了药，她便不再耽搁时间，刚才感觉到他的双腿各断了一截，她长长松了口气，若是粉碎性的，那么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回春了。

“子谦，你好好看着。”她从医药箱中取出厚厚的棉布，上面撒了些蒙汗药，然后让夜墨凝咬住减轻痛苦，接着在他的小腿上各施了三十三针，尽可能地将他的痛楚降低到极限，随后用几块结实的木板将他的骨折处固定，将木板两头用纱布扎紧，让骨头的断裂处归位，虽然施了针，可是那种疼痛还是锥心的。

邹子谦认真真地看着，丝毫不敢懈怠。

治疗持续了半个时辰，当银针被尽数拔出时，夜婉凝大汗淋漓，也算是大功告成。

夜墨凝静静地看着夜婉凝认真的神色，心头更是疑虑重重。他很久以前就觉得，眼前的夜婉凝根本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他的妹妹不是这样的性子，更不会医术，可是他不敢问，怕她听到后会躲得远远的。

“有没有觉得很疼？”夜婉凝已经来到他的跟前，在邹子谦的帮忙下将他扶起。

夜墨凝摇了摇头道：“不疼。”

夜婉凝从腰间取出锦帕擦着他的脸，小心翼翼生怕弄疼了他，“一会儿可能会很疼，一定要忍着，那个过了这阵子就好了，你的腿一定会没事，我保证，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健步如飞的。”

夜墨凝看着双脚的脚镣，苦笑着点头。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她心中刺痛。她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出去，哪怕付出她的生命，他没有错，不该承受这样的痛。

“凝儿。”他迟疑了顷刻，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他想知道真相。

“想问什么？”她知道没有更多的时间留下，可是看见他的眼神，她十分不忍。

他看了看一旁的邹子谦，邹子谦垂头表明立场，他凑到她的耳边低声问她：“凝儿，你真的是我妹妹夜婉凝吗？”

夜婉凝没有惊愕，淡淡勾唇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不管他信不信，她都不想骗他，不想骗这么信任她的人。

夜墨凝听着她的低语，眼眸闪过的光芒何止是惊愕，根本难以置信。转眸看着她的容颜，他竟是没有一丝怀疑。

“好一对痴男怨女。”突然一声讥讽带着盛怒的声音从他们头顶响起，抬眸已看见慕容千寻铁青着脸站在牢房门口。

“微臣叩见皇上。”邹子谦吓得立刻跪倒在地。

她轻轻地将夜墨凝放开，夜墨凝不放心，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臂不放，这一自然流露的举动气得慕容千寻身子发颤，他紧咬着牙大步上前扬手就将夜婉凝从夜墨凝手中拉起，抬脚就要踹向夜墨凝，夜婉凝心头一急立刻挡在他的面前。

“让开！”他朝她怒吼一声。

夜婉凝扬起头迎上她的视线：“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我就立刻撞死在这里。”

他眸色一闪，抓着她手臂的手紧了紧，而后却是讥笑道：“你觉得现在你还有这个价值威胁朕吗？”

心口还是掩饰不住地加剧疼起来，脸上掩饰去那一抹绝望，她硬是扯出一抹笑容道：“若是我死了，你怎么看我生不如死呢？”

闻言，他微颤指尖将她放开。

“呵！你可真是能耐了。”他突然扬起手捏住她的下颌，“可惜了，这般牙尖嘴利还是救不了你自己。”

她疼得想哭，可是已经分不清是脸上的疼还是下颚的疼，可是在她看见慕容千寻的决绝时，她真的难以面对，难以承受。

“放开她！”夜墨凝一手支撑着地面一手想要去拉夜婉凝，可是他现在腿不能动，夜婉凝被慕容千寻拉到了他不能触及的距离。

慕容千寻缓缓松手，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杀气，这一刻他真的想一剑将夜墨凝刺死，可是，他又不能。他刚上前一步，夜婉凝就立刻将他拦住，他的胸口起伏不止。忽然踢到一个硬物，他低眸望去，当他看见那个药瓶时，脸色立刻阴霾更甚。

他踉跄着后退一步拾起地上的药瓶，夜婉凝想要去捡已经来不及，慕容千寻拿着药瓶看着夜婉凝苦笑：“呵呵！你居然将朕给你的凝香丸给了他！”

夜墨凝心口一怔，他虽然不知道药理，可是对于“凝香丸”还是清楚的，凝香丸有续命的作用，整个冷月国只有两颗，一颗是先太上皇给了先皇太后，可惜服用凝香丸的时间迟了，所以还是没能保住她的命，另一颗一直是慕容千寻保管着，却不知竟是给了夜婉凝。

慕容千寻愤怒一扬手，瓷瓶在铜墙铁壁上四分五裂，下一刻他大声怒喝：“来人，将凝妃带回去！月凝宫中的所有宫人杖责五十罚俸一年。”

“慕容千寻！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根本毫不知情，你为何要这么对他们？”她哭着将他推开，恨不得将他推醒。

“那也只能怪他们有个不知廉耻的主子。”他深邃的黑眸中燃着熊熊怒火，转头看向瑟瑟发抖的邹子谦，夜婉凝意识到什么，在他未开口前立刻嘶吼起来：“你到底想怎么样？是不是我死了你才满意？是不是我死了你才能放过所有人？”

慕容千寻尚未开口，夜婉凝转身朝铜墙铁壁奔去……

她不该活在这个世上，她活一天只会多祸害一个人，不如死了，死了便可一了百了，可是下一刻头重重撞上一堵肉墙，抬眼，是那冷若冰霜的脸。

肩膀被紧紧扣住，随之而来的是那带着怒气的警告：“你以为你死了就可以了吗？刚才你自己不是说得很明白了，朕就是要看你生不如死才安心，你若是这么容易死了，





朕有的是办法对付你的情郎，更有的是办法对付月凝宫的两个狗奴才。”

夜婉凝浑身一颤，寒意早已将身子浸透，好似连血都是冷的。

*

月凝宫内哭声连连，夜婉凝想要阻止他们行刑，可是凭她如今的地位根本无济于事，被两个侍卫钳制在一旁，她只能哭着看着依兰和张德贵受刑。

突然一声“皇上驾到”使得夜婉凝心口一颤，她知道他的到来绝非好事，而当他向她走近之时，他身上的那股脂粉气熏得她想要吐，她十分清楚，那是馨妃的香气。

她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想要跟他保持距离，可是下一刻，他带着酒气下令众人离开，连带着依兰和张德贵都被带了下去，而他则拽着夜婉凝进入了寝殿。

寝殿内，夜婉凝被慕容千寻毫不怜惜地甩在床榻上，她吃痛地拧紧了眉，正欲起身，却又被慕容千寻压在身下。

“今天心情很不错吧？嗯？会了情郎滋味如何？”他口中的酒气喷薄而出，熏得夜婉凝转开了脸。

酒气加上别的女人身上的脂粉气熏得她胸口翻江倒海，她伸手推拒在他胸口咬牙切齿道：“放开我！”

“放开？你是朕的女人，你让朕放开？”看见她满脸的嫌弃，他阵阵讥笑，“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朕？刚才跟别的男人抱得那么紧，现在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朕？”

夜婉凝不知自己是如何承受着他的冷言冷语和满眼的鄙夷，只知道自己用尽了此生所有的勇气和毅力在心中挣扎着与他对峙：“既然你觉得我不配，我没有资格，又何必来到这里？又何必从倚夏宫赶场子来这里？”

慕容千寻伸手到她的腰间两手一捏解开她的腰带：“你不是都说了，朕是在赶场子，刚才没有尽兴，所以就来这里让你来伺候。”

夜婉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

他说什么？他刚刚和馨妃风雨过后又来找她索取？他究竟把她当什么了？

身上陡然一凉，她立刻拼尽全力去抗拒：“不要碰我，慕容千寻，不要用你的肮脏玷污我的身子。”

他眸色一寒：“凝儿，不要恃宠而骄。”他轻抚着她的身子，眼底如剑穿梭，“更何况，你已经失去了这个资本。”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嗓子早已在今夜哭哑，她嘶吼着质问，却换来他更加残暴的掠夺。

她双眸死死地盯着他深不见底的黑眸，眼泪像断线的珠子颗颗坠落，她想要嚎啕大哭，可是嘶哑的嗓子已经不能让她将痛呼喊出来，承受着他给予的一波又一波的折磨，她在昏厥前呢喃一声：“慕容千寻……你会后悔的！”

清晨，夜婉凝睁着空洞洞的双眸看着顶部帐幔，身子像被碾过一般，她不能动，一动就痛得冒冷汗，六月的天气，她却冷得犹如身处腊月。

“娘娘……”依兰在外叫了一声，不见回应，她便轻轻地揭开帐幔。

当看见夜婉凝浑身青紫满脸泪水，可是眼神却没有一丝生气时，她的心狠狠被刺痛。昨日的板子只落下几下，所以今日她和张德贵已经不那么疼了，可她不放心的，所以一早就来看看，果然，情况比她想象的还要差。

她忍着落泪的冲动哽咽着低声说道：“娘娘，是否现在起身梳洗用早膳？”

夜婉凝一动不动地盯着某一点，若不是她的眼睛偶尔还会眨动，依兰会以为她如今失去了生命。

“娘娘若是还不想起身就再睡一会儿，反正时辰尚早。”她帮夜婉凝盖好薄被，发现她的手冰凉刺骨。

张德贵进来时见依兰强忍着悲痛，便知道情况很糟，他转了转思绪上前强颜欢笑道：“娘娘，方才邹御医让人来报信，说他只是被皇上罚了三个月的月俸，并没有受到其他责罚，而且还说今早去看过夜将军，夜将军的情况已经好转，疼痛减少了大半，只是希望娘娘能一切安好，否则夜将军便不愿再让邹御医医治。”

果然张德贵的话还是奏效的，夜婉凝的眼波微微流动，而后动了动指尖缓缓开口：“帮我去准备洗澡水。”

两人对视一眼后立刻松了口气：“是，奴才这就去。”

金銮殿

众朝臣连连上奏，虽然如今国泰民安，可是个别小镇还是会出现干旱，所以朝廷必须要拨款赈灾。

“皇上，请皇上下旨拨款赈灾，好让百姓渡过难关。”有大臣启奏道。

慕容千寻有些心神飘渺，全然没有将大臣的话放在心上，他的脑海中全都是夜婉凝那双痛恨、失望、质问的眼神，还有她昨夜昏睡前的那句话。

“慕容千寻，你会后悔的！”

他紧了紧袖中的拳，眼底染上一层阴霾。

敛回思绪看向群臣，他刚才竟然又为了她而失神了。他抿唇下了旨，抚了抚额转身退朝离开了金銮殿。

“皇上。”夜广庸想要叫住他，可是他只是顿了顿脚步后又大步离开往御书房而去。

夜广庸心急火燎，夜墨凝入天牢已经好一段日子，他根本不知道夜墨凝如今的情况如何，更不知道他的儿子已经被慕容千寻打断了双腿，想要面见圣上，可是慕容千寻总是避而不见。

群臣都已经离开，金銮殿只剩下夜广庸和慕容千景两人，夜广庸立刻拉着慕容千



景求道：“睿王爷，求睿王爷救救犬子，求您了。”他老泪纵横地屈膝噗通一声跪倒在地。

慕容千景急忙将他扶起安慰：“夜丞相无需如此大礼。”他拧了拧眉轻叹一声，“本王一定会竭尽全力相救。”

就算不为了夜墨凝，也为了他那个心头的女子。

只是来到御书房，慕容千景又一次被拒之门外，其实这段时间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时间慕容千寻都一概不见和夜墨凝相关之人。

陆秋暝上前劝阻慕容千景，如今除非慕容千寻自己想通，否则多劝了吃亏的还是他们兄妹二人。

言尽于此，慕容千景又岂敢再说什么，只好转身离开另想良策。

入夜，胡林拿来绿头牌，慕容千寻闭眸捏了捏眉心，出乎意料地竟是翻了夜婉凝的牌。

当慕容千寻进入月凝宫的寝殿时，夜婉凝坐在桌前没有起身相迎，手中翻阅着医书，指尖却还是有些不易察觉的微颤。当一团阴影将她整个人笼罩时，她感觉像是被抽尽了所有的呼吸，烛火下，她的脸色越发苍白。

突然，手上的医书被他夺了过去，她蓦地起身死死地瞪他，他的脸色却在看到医书的内容时越发铁青。

“想不到你对他会这般情深似海，还想要让他行动自如？”医书在他的手中片片粉碎，“想要医好他，然后你们双宿双飞？”

夜婉凝紧握着拳忍无可忍地朝他怒吼：“慕容千寻！你究竟想怎样？”

他冷笑：“哼，朕想怎样？那你想怎样？”

她被他的无情已伤得体无完肤，心早已千疮百孔，却又不能一死了之，而身为武将的夜墨凝如今双腿被他打成了残废，她恨他，真的好恨。

他看着她满眼的质问和愤怒，他紧了紧身后的拳嘴角扬起一抹讥笑：“说说看，你想要怎样？今天朕心情好，或许可以考虑你的哀求。”

夜婉凝知道他根本就不会答应她的要求，可是却还是鬼使神差地开了口：“放了他，放了依兰和张德贵，放了我，还我自由。”

他像是听到了一个好听的笑话，沉声冷笑而起：“虽然知道你对男人贪得无厌，可还是想不到这个时候你仍旧这般贪得无厌。”

夜婉凝感觉浑身阵阵寒凉，犹如一盆冰水从头浇下。

“不过……”他勾了勾唇角道，“念在你曾经承欢过朕的身下百般讨好，朕倒是可以答应你的其中一个要求……还你自由。”

听到他后面的那句话，夜婉凝已经顾不得他前面将她说得那么低贱的话，愤怒的脸上泛起一道亮光：“你说的是真的？”